

随想录

## 刹那芳华——我见昙花开

赵春华

要不是我清晨去给她浇水,恐怕又错过今年的花期了,又要遗憾一年。

去年就开过一次,仅一朵,见她时,她已萎凋了。是我的粗心,也是我的无知,我出外旅行3天吧,回家给几天未浇水的昙花浇点水,让我大吃一惊,在我不在家的时,昙花悄悄地开了!简直是故意的吧,不让我亲眼目睹她的芳容?这次被我逮个正着,绝不能错过了。

我从朋友处摘取一片叶子,插进盆里,虽不是天天用心,却也着实付出了时间与精力,少不了三天两头浇浇水,也施过几次肥。掐指算来,也有四年的时光了。梗子粗粗地往上长,叶子肥肥地向两边垂,只好移盆窗外,让她的枝叶倚在窗框的不锈钢条上,不然的话,茂盛又肥硕的叶子会把枝梗压

折的吧!

花茎从枝叶上长出来,这花茎是圆柱型的,弯弯的,像个称钩,把纺锤形的花骨朵硬是支撑着。紫色的长长的花萼包裹着盈白色的花朵。心想:这是不是要开的架势呀?我拍了照片传给懂花的朋友,她说,还得三四天吧。还是不甘心,把照片晒上微信平台,意见不一,有说今晚要开的,你好好守望吧;有说还有十天八天才绽放的。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我倒有了定力,每夜睡晚些,时刻守望着。

一夜过了又一夜,悄无声息,至第三夜傍晚,终于有了细微的变化。那细长的花萼弯曲起来,渐渐地,那白色的花苞膨胀了,渐渐地,那层层叠叠的白色花瓣绽开了,包裹着金色的细细的花蕊。那花蕊不计其数,随花瓣不断张

开,花蕊中有一支白色的蕊茎突出来,突出来,擎着数根白色的花蕊,与花瓣一色。整朵绽放的昙花冰清玉洁,微风过处有细细的清香袭来,心地也觉澄纯明洁。

屋内是世界杯赛,窗外是昙花盛开,都是我的所爱。错过了世界杯,四年后再来,错过了昙花开,一等又一年!干脆把昙花移进屋内,放在电视机旁,世界杯与昙花开,相看两不碍,很好很好。

世界杯结束了,昙花未开。总说昙花一现,我倒要看个究竟,昙花的生命究竟有多久?看啊看啊,直看到凌晨2点,似乎还意犹未尽,人如此,花如斯,相看两不厌,莫非要到东方之既白么?罢罢罢!已经看到了她的盛,看到了她的美,看到了她拼尽生命最后

一点力量,绽放出最靓丽的情影与芳容,何必去看她垂垂凋零的一刻呢?

刹那芳华,昙花性也,若流星划过天际,陨灭于无垠苍穹,却也照亮过宇宙!

细思量,我已见过两次昙花开,一次是在庐山植物园,白天见的凋谢的昙花;一次是在一个名叫李鸣一的家里,那一次是目睹了昙花由苞蕾而盛而谢的全过程。整朵花像俏丽的少女,雪白的肌肤,玉似的容貌,绛红的裙裾,无半点杂色,端庄雍雅,散发沁人心脾的馨香!谁料想,养花的主人犹如昙花,36岁就谢世了。他对种花养花颇有研究,写过许多美丽的花文,发表在好几种刊物上。而他本人是家具厂的工人,在平凡的岗位上苦心钻研,出版过家具制作的书籍。英年早逝,实为

可惜。但他释放过自己的光芒,散播过自己的芬芳!

想起了浙江一个叫鸣鹤的古镇。这个古镇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。没有鹤的地方,没有鹤的鸣叫的地方,怎么叫了鸣鹤镇呢?原来,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之孙虞九皋,字鸣鹤,少有文才,被人们推崇,后中进士,惜乎及第不久,也英年早逝了,乡人人为之惋惜,以“鸣鹤”命名其故里,以纪念。我去这古镇旅游时,见此镇依山成街,因河成镇,可渔可耕的人家,枕河而居,游人如鱼贯而入而出。心想,这古镇像一页千年册页,书写着一个不死的名字,留存在中华浩如烟海的史册上!

昙花虽生命匆匆,但绚烂过,芬芳过,乃至辉煌过,这是名副其实的刹那芳华呵!

## 遇见

居熙

十六年前第一次遇见海南,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。因为海岛漂离大陆,环绕着蔚蓝的海水,仿佛就能隔绝尘嚣,让人心生宁静,淡泊浮华。

到海南那么多次,待得最多的地方是三亚。三亚有三个湾:大东海、三亚湾和亚龙湾。大东海开发最早,商业配套成熟度高,亚龙湾海水清澈,沙滩沙子品质好,所谓细如面、白如雪,三亚湾则介于两者之间。这是若干年前第一次从网上得来的三个海湾介绍,竟然就此深深地烙进了脑海,一直影响我到现在,以至于海南去了那么多次却从来没在热闹的大东海住过。因为我喜欢清静,从小到大一个人的成长经历让我习惯孤独,也享受一个人的狂欢。

这次要去的是石梅湾。石梅湾位于万宁,去之前查了下攻略,看看有何好玩的景点,于是兴隆热带植物园进入了视野。看完攻略,并没有感到植物园景色有多美,倒是一个不起眼的的评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那就是“兴隆热带植物园是唯一一个让游客心甘情愿掏钱购物的景点”。对于一个从不在旅游景点购买纪念品的老驴,一下子被激起了好奇心,倒要看看景区如何让我主动掏钱。

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了兴隆热带植物园,刚入园就见到几个漂亮的小姐姐带着一队小朋友在参观,于是尾随着看景听介绍。但是很快,强烈的购物好奇心让我放弃了跟团游览,在看了漂亮小姐姐最后一眼后,毅然决然地去找景区游客中心了。

找呀找呀找,来到了电影《芳华》的取景地,在一条浓密的长藤架下,我虔诚地温故了《芳华》中的经典台词。

继续前行便到了心心念念的游客中心,在长藤架下的木桌前坐定,服务员便来倒了一杯香草兰茶。端起茶杯,一股浓郁的奶油香味迎面扑来,好闻。茶水入口,绵长滑润,香气愈浓,好喝。喝完一杯禁不住又让服务员加了一杯。喝完茶水,赶紧又让服务员上了一杯可可咖啡。采用园内自产优质可可咖啡豆做原料,芳香浓郁,口感醇厚,还是赞。放下杯子快步走进边上的商场,一看价格还算合理,加上品质不错,果然让我心甘情愿地掏了钱。从此,一段旅程,一片记忆被打上了香草味道的烙印。

回到家,我掏出香草兰茶泡与妻儿喝。妻说,家中早已有之,似是朋友赠我,但是存放过久已扔弃。我努力搜索记忆,依稀仿佛中有残存的印象。原来我早已与之遇见,只是它一直在静静等我,我却没有在意,仿佛它从来不曾存在过。



拉画 陈迪/绘

## 浦氏家族

陶继明

浦氏在明代是上海县龙华镇(今属徐汇区)巨族,明末因“江南奴变”风潮,其中一支从龙华迁居嘉定南翔镇东南的草场浜畔(今永利村老宅),迁嘉始祖为浦月川,清代有分支迁居至马陆、嘉定城内、安亭等地,浦氏在嘉定的历史至今已有380年之久。

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,家族愈来愈注重文化教育,迁居于嘉定南城外石塔弄的这一支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。浦氏第11世开始,按福、文、昌、增、修字的辈分来排行。第12世,即“文”辈,开始出现了一些著名人物,其中的浦文球,是一名诸生(即秀才),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,现在孔庙里面还可以看到他写的碑刻——著名的《归骨园记》碑;第13世,浦文球的儿子浦泳(又名浦昌泳,“昌”字辈),是嘉定民盟的创始人,也是知名书画家,有“江南一枝笔”之称;第14世,浦泳的儿子浦增元,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。

浦氏三姐妹——浦洁修、浦熙修、浦安修,是嘉定历史上三位杰出的女性,到浦氏三姐妹的“修”字辈的时候,已经是嘉定浦氏的第15代了,和浦泳同属一支,但按辈份浦泳是三姐妹的叔祖父。她们的父亲叫浦增禧,1913年任民国北京政府交通部办事员、科员、交通史协修,后在南京政府铁道部任科员。1950年,任政务院交通部财务处专员。1952年,被周恩来总理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。当时嘉定籍中央文史馆馆员只有两位:一位是外交家廖世功先生,另一位就是浦增禧。据《浦氏族谱》,清末这一支由石塔弄迁居于孔庙西边的永康桥附近,即现今的南大街东、沙霞路北。

## 难忘军营忆苦饭

徐祖荣

1971年的秋天,我所在的部队开展忆苦思甜活动,连吃三天忆苦饭。

忆苦饭开始那天,指导员亲自下厨,把糠和野菜搅在一起,还加了一点玉米粉和土豆、萝卜之类的,煮成了干不干、稀不稀的饭。指导员特别强调,考虑到部队要打仗,不能把战士的身体搞垮,所以这个忆苦饭还算是“高档”的。

忆苦饭的味道如何?用今天的话来说,可能比猪饲料还不如,特别是米糠,喉咙难以下咽。有的战士实在咽不下去,干脆就不吃了,但是一顿不吃可

以,两顿不吃也可以再坚持一下,但总不能坚持三天都不吃。此刻我才知道党支部为什么不安排吃一顿忆苦饭意思,而是要作出连吃三天的用意。

忆苦饭时,连长、指导员带头诉苦。指导员跟我们讲:“在旧社会,家里连这样的忆苦饭都吃不上,那年外出逃荒,父母硬是死在逃荒的路上。”连长说:“日本鬼子来轰炸时,家中有三位亲人死在鬼子的手下。”到连队指导教育活动的团政委动情地对大家说:“你们这一锅忆苦饭在长征路上,可以救多少人的命呀……”战士们流着泪

水,举起了手中的武器,高呼:“不忘旧社会的苦!”“牢记血泪仇!”“紧握钢枪、保卫祖国!”口号声响彻云霄。

三天后,连队恢复了正常伙食,大米饭、白面馍,天天还有肉吃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部队的的生活还是不错的,大家知道,这是全国人民勒紧了裤带支援子弟兵的。食堂的泔脚桶里,剩饭剩菜看不到了;训练场上,“杀!杀!杀!”的喊声震天动地……

如今,尽管已经不是吃树皮、啃草根、嚼皮带的年代,但艰苦奋斗精神,对我们依然有着座右铭般的教益。

艺海泛舟

## 村上春树跑步的“空白”时刻

邓宾善

《我在跑步时,我说些什么》一书,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第一本写自己的书。这是一本作者几十年跑步生涯的自传性的文字,他一面奔跑,一面思考,本书就是由作者的片段思绪集结而成。引起我浓厚兴趣的,是作者在跑步中所获得的一种特别的享受,即对人生的空白时刻的享受。

在村上春树三十三岁那一年的秋天,当他写完《寻羊冒险记》一书后,即开始跑步锻炼。因为,他真切地感到,一个写作者通常需要一天伏案工作若干小时,如果缺乏锻炼,那么,不但人很快会增加体重,身材走样,而且由于没有坚实的体力做基础,也不可能完成错综复杂、要求很高的事情。于是,

他决心“要坚决过一种健康的生活”,坚持每天凌晨五点左右起床,先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,然后去跑步,平均每天跑10公里左右。他每天重复这种作息,坚持跑了三十几年,也坚持写作了三十几年,这让他充分地享受到了跑步所带给他的那种“空白”的美妙感觉。

村上跑步时几乎从不思考正儿八经的事情,原则上是在空白中跑步,也许是为了获得空白而跑步。他说在跑步中,能感受到非常安静的幸福感,“我在自制的小巧玲珑的空白之中,在令人怀念的沉默之中,一味地跑个不休。这是相当快意的事情,哪还管别人如何言说?”

在村上看来,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,不必听任何人说话,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,仰望明亮的天空,或者凝视自己,试着看向自己的内部,就如同窥视深深的井底便可。因此,一天跑一个来小时,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时间,对他的精神健康来说,便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。他说:“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。”

但村上认为,人类的精神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坐拥真空的程度,即使有,也不是一以贯之的。所以,在跑步这样的空白当中,也会有片时片刻的思绪潜入,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他说:“我跑步的时候尽量是什么都不去想。实际上,我经常跑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。不过,

当这样跑的时候,有些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冒出来,就可能成为写作中的想法。”“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,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。”这种被村上称之为“空白附着品”的东西,让村上能在同一道风景中看到不同于他人的景致,感受到不同于他人的东西,选择不同于他人的语句,从而不断地写出只属于他自己的故事来。这样,这种空白便有了别一种意义,即它成为人生的一种休整的时刻,一种蓄势待发的时刻。换言之,此刻的“空白”,只是为了再出发,去填满,去充实未来的生活。那么,我想,村上春树几十年来佳作不断,或许与他跑步时的空白时刻,不无关系。